

楊全甫諫草

楊金甫陳子題詞

楊金甫先生既好俗陳子

事輒言國人不敢多若

磻祝之類尤力之之當時

所最難了無如

建儲業適安罪甚若而人矣

先生抗章言之之力疏比十二

上封事而下威為危之而

上折其議率 留中 帝以語

輓甚 上不能平 每樹其

章百餘語 至嘉祐之南

適厚鄉比 三易地 而及

蓋憤步猶以語真情
至得不至重典了先
生遂之仰不祿而鄉人憐
之為梓其疏凡若干卷

今上即位臺臣上其子請

加郵報而流主垂子一山嶽天

後見晉危氏與妹孫終子

論不存豹以德言乃當之

子古以為名之而蕪者難

之先生初之朝城真之

諸皆著尤異蹟而盡之

史告之亦難以身殉

國

先帝雖暫棄其身而陰用
其多不一之教而

儲位之則法功之保之

中三不朽道余豹鄉人中

文魁豹先靈鹿鄉人世

祿之愧先生為一洒之古

々々相及白相及殆若此

侯先生默之固位世之大
良深而無功受於今日孰
以喪者先生長子春濤
性至孝之之輒泣下聽

其此以或之

天德元年十一月同年

文書東郡許維新

謹啟

禮科給事中臣楊天民

題為

累朝闕典究竟難湮懇乞

聖明及時修舉以成

祖德以光正史事臣謹神器相承天下之

大事也名號顯赫直與天壤共敬其

跡惡可泯也國之纂修一代之大典

也紀載昭垂將一垂古今為信其實惡

可枉也以大典以大事以必不可泯

之跡筆必不可亡之書故從古以來
即餘分間位亦不得以竊據廢編年
之體况屬在正統者能令湮沒乎即
觸忌冒嫌猶不得以私情奪春秋之
法况本無嫌忌自有可豫為委曲乎臣
嘗反覆於斯不能不扼腕於建文革
除之既誤又不能不澁惑於

累朝因循之無謂也夫革除之辯不自臣
言始臣查嘉靖十四年該吏科給事

中揚撰書以表揚革除死事諸臣請
矣此其意蓋隱然為建文地也比時
禮官夏言因倉卒

召對未暇深思既謂諸臣不宜褒錄及明
旨上議又以

文皇帝百世不遷之宗為詞卒使讜議不
行闕典如故抵今筆橐之臣未嘗不
切齒於夏言之失對也迨我

皇上萬曆十年該國子監司業王祖嫡

讀 聖 德
復以建文不宜革除與景泰不宜附
錄并形奏辯而禮部尚書沈鯉亦悉
心議覆至擬為

聖德

聖政第一事中外喁喁以為事在必舉不
謂附錄改正雖蒙

俞旨而革除年號依然報罷此何謂哉夫
建文為

太祖嫡孫固

皇上一脉骨肉之親也若聽其泯滅如宗
誼何臣仰窺

聖衷必灼知情理之不密愆

祖孫兩朝名分各殊就中皆有譙微當辨

若令孫蒙

祖號則幾無別矣臣仰窺

聖衷必灼知統系之不宜混識大識小豈
在不遺本革除幾二百年其事已不
無敬遜矣今再不蒐輯將散逸愈多

可令

熙朝無完史耶臣仰窺

聖衷必灼知典謨之不當缺朝有史野亦
有史固并存於世者此時縱無改於
革除之謬而億萬世之後能保其不
從野史中披遺事乎臣仰窺

聖衷必灼知後世之不可欺有一於是則
革除之復宜不俟終日可矣乃因仍
至今若有所顧忌而不肯遽許得非

終惑於百世不遷之說恐存一建文
即於

成祖相妨因於

聖孝未愜耶是大不然蓋靖難之舉順天
應人其師不嫌於無名永樂之勲革
命鼎新其功不殊於再造無論更號
成祖自有中興創始之義固不以建文之
位號有無為增損即初號

太宗亦最似漢之文帝雖前指孝惠俱微

稱固少不損礙也。臣不解夏言百世不遷之說，抑何所主持而令至今成不決之疑乎？昔孔子論武周，述孝歸之美，繼善述夫所謂善者，正謂以心相體，以是相成，不拘拘往跡云耳。臣

考

成祖登極之後，猶稱建文為少帝，且其葬也，用天子禮，曷嘗惡於明議革除哉！說者謂宣力之臣，欲假此形跡以張

功伐故贊成至此良為不誣以此臣
知革除之復因不徒為建文崇榮名
正所以善體

成祖之心也史以傳信不信則疑疑則訛
此必然之勢也以

成祖湯武之心有何不可令人知若而乃
以革除諱之欲後世弗疑弗訛得乎
甚必有舉一律百并全史而疑其為
諛聞之具者將使好事不經之談得

以任口雌黃而致

聖祖心事不白於後世非計之得者以此
臣知革除之復固不徒為建文存實
錄正所以善成

成祖之是也臣不暇遠引即我

朝

英宗皇帝不嘗削

景皇帝位號乎及

憲宗皇帝嗣位則旋為議復質諸人心垂

之青史不聞有累於

英宗亦不聞少虧於

憲宗之孝今何獨於建文之事而疑其於
成祖相妨於

聖孝未愜哉不但此也往年革除報罷猶
日正史未修時姑有待通

皇上允儒臣之請業已開局授餐纂編踰
歲矣若及是時

慨然命復則修廢舉墜而天下萬世皆謂

闕典類與自

皇上始如姑舍之則承乖龍舛而天下萬
世皆謂闕典終察亦自

皇上始所闕

聖德

聖攻誠非渺小而臣愚待罪該科亦與有
責焉故不憚緩頰而仰瀆

宸嚴若此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覆議如果臣言不謬願

亟賜允行則上可以養

祖德下可以光信史而繼述大孝不在武

周而在

皇上矣臣不勝激切祈望之至緣係

累朝闕典究竟難湮懇乞

聖明及時修舉以成

祖德以光正史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三年七月初四日具題奉

月初七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九月十六日該禮部覆

八日奉

聖旨建文事蹟着附載

太祖高皇帝紀之末仍存其年號

禮科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奸臣罪狀大著昧心戀位玷辱

清朝懇乞

聖明速賜罷斥以彰

乾斷以杜隱憂事臣惟大臣享有高爵厚
祿其體面既崇其羞耻宜重用舍之
權當聽之朝廷是非之公當付之輿
論固不宜聞言反噬冀逞患失之鄙
懷亦不宜借辯自賢默寓乞憐之工

計此正所以養廉耻重禮面也臣不
意當今

清明之朝乃有穢跡敗露清議不容而猶
然昧心強辯戀爵祿喪廉耻如戎政
侍即沈思考者寧不羞

朝廷而辱班行耶臣按思考生乎心胸
最毒性氣最戾機穢最深口舌最利
此因建言一節每每欺世盜名雖時
有醜行人姑諱之乃自入工部之後

遂恣肆無忌并前所為欺世盜名之
意一掃盡地而滿朝縉紳人人思欲
逐奸臣矣科道連章糾劾豈其有宿
憾於思孝期為

朝廷清仕路拔禍本也為思孝者宜省
躬知罪引咎求去猶不甚謬於大臣
之體胡乃塗面放刁無所不至於科
臣之疏則創為尊

主權之說以傾陷之教臺臣之疏則創為

迎合權貴之說以解釋之一番彈射
一番支吾恃有三寸長舌耳作千層
厚面信如思孝尊

主權之說必其自重

主權猶可言也乃連䟽瀆擾其於被叅不
許奏辯之

肯何如黨故貪墨其於考察不許囑託之
論何如且飾辯之後知公論難掩懼人言
再至遂揚言曰

皇上眷我甚厚如再有指摘我者

皇上有言必要廷杖以安我心此長安喧
布人所共聞者不知

皇上果有此語否有之而思孝預洩以彰
已之寵是謂弄權無之而思孝捏造
以箝人之口是謂擅權此等作用則
廷臣中之不尊

主權尚有過於思孝者乎信如思孝迎合
權貴之說必其自辨權貴猶可言也

乃二卿之倖不為不尊或政之權不
為不重兼之翻雲覆雨勢焰薰天當
其不與少宰之推轂念罵曰把老孫
赶了去罷蓋指冢宰也此醉中真語
同飲所共駭者使非大有權力張公
然為此論耶故一說禮而六科之長
立託頽危再說讒而百官之長幾不
自白此等景象則廷臣中之第一權
貴尚有愈於思孝者乎只圖反攻不

顧予膺蓋思孝主意將欲家於官而
死於官一旦為諸臣論列故不勝忿
狠雖理屈詞窮猶巧尋題目為含沙
射人計耳思孝至此良亦苦心哉然
而肺肝盡露豈能欺天下乎臣若縷
數思孝罪狀思孝必且另立題目再
費支吾臣惟即思孝所疏聞於

皇上而敢蹈謾上之罪肆為喪心之行者
為

皇上陳之思孝前疏述母年甚衰至嘗為
風燭止有繼子在側別無倚倚其母
旦夕涕泣以望思孝而思孝亦自知
悽唳酸楚欲圖歸養崇崇累數百言豈
不儼然一孝子乎乃未幾而思孝之
繼子盍携家入

都門獨遺所謂風燭涕泣之母子然在
家笑矣方云辭官以養母而反棄
側之人以隨官此何謂者耶且今既

數月矣不復聞言及伊母一字臣亦
知思孝之老母今將安在豈寄之他
人耶豈伊母自老轉少耶無一人侍
養而思孝可以不動念耶又豈思孝
挾先臣程濟之仙術日在任所夜在
家鄉而可以躬侍伊母耶嗟嗟思孝
將不欲自列於人類乎哉以上則誑

語欺

君久不則附體忘親臣不知思孝平日清

明何以為情引鏡寤而何以為類蓋
思孝之心至此死矣有臣如此若不
速去彼以良心已死之人逞其奸孽
變幻之才必將引致非人摧殘善類
盜弄

王構把持

國是其為

宗社生靈大害真有臣子不忍言者伏乞
皇上洞察

大奮乾斷將思孝亟賜罷斥用息禍胎
存中外臣民之望是

皇上自為宗社生靈計也臣無任激切惶
悚待

命之至緣係奸臣罪狀大著昧心戀位玷
辱

清朝懇乞

聖明速賜罷斥以彰

乾斷以社稷憂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音

留中
二十二年九月初二日具題

留中

禮科舉科事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濫封可已

成例當嚴懇乞

聖明俯從部覆杜倖門以一法守事臣看
詳章奏於本月二十七日接得禮部
覆

吉王乞

恩改封一疏奉

聖旨吉府係拱見支常汶常澈維照奏

改封仍不為例欽此臣悉詳顛末不勝
驚駭柰何

皇上以聰明英斷之主乃屢為

諸藩所誑遂決裂

明例一至此極也臣惟當今

天潢之派至稱繁衍

朝廷所以整齊約束能令貼然無競者
非以私恩濫典日為之煦煦亦以其
法制定耳正今日之要例是也要例

封典一款內開親王絕嗣許親弟親
姪進封為親王如無親弟親姪以次
推及倫序相應者進封日後子孫除
承襲親王外其餘俱照原封世次授
以本等爵級不准加封夫此一例也
明白炳若日星非微有隱約不盡之
意可以滋疑也決斷嚴於斧鉞非別
有奏請定奪之文可以藉口也今

吉王以

龍陽王繼嬭弟

秦王之爵非例之所謂進封親王者乎
除長子常淳已封

世子承襲外其二子常汶三子常澈業
亦封鎮國將軍矣非例之所謂授以
本等爵級不准加封者乎是常汶常
澈不當妄覬郡爵亦彰明較著矣
吉王以溺愛之私滋無厭之請固曰人
情常態乃

皇上為紀法之宗自當秉

成憲以繩束

諸藩者願竟奪部議曲徇冒請抑何為也哉臣伏誦

明旨不過曰吉府係朕親支而已又曰仍不為例而已執此兩端果可謂封固無害耶臣竊謂不然蓋

諸藩皆

太祖高皇帝一體而分也

皇上續承

大統止可以分之崇早定爵級不宜以派
之遠近別親疎亦帝王之體固然耳

信如

吉王謂二子派出

英宗為

皇上至親當封臣思

英宗之派不止一

吉府而

皇上今日之懿親且有視

吉府為更近者綱類加恩不識若子若
孫皆人人可王乎恐勢不能矣臣以
為

吉府係親支之說既非所以昭一本亦
非所以聯諸藩也至例者乃畫一之
法必上之人堅如金石斯下之人信
如著蔡當

白土上予

潘府瑁瑁瑁之封已破

祖宗舊例然猶有不為例之

旨可守也乃未幾於

秦府誼涉之封復許之是并不為例之
例亦背之矣雖誼涉之封既破不為
例之例然猶有仍不為例之

旨可執也乃今於

吉府常文常蕪之封復許之是并不
為例之例又棄之矣

聖上綸綍之言無難反汗彼各藩隴蜀之
望自可垂涎嗣此請者當接踵矣臣
以為今日仍不為例之說既不能以
踐前言亦不足以彰後信也是

明旨二端本欲廣敦睦之仁適足為敦睦
之累方欲垂覲覲之戒反足為覲覲
之招將來流弊

宗枋不至於僨轅躍治

朝廷不臣於掣肘監觴不止也

皇上安得不蚤啓而預防之哉至於
准照秦府改封臣更不容無言者蓋

秦府之封

藩府為之階也當時科部執奏奉

聖旨今後再有援例的該部科參來欽此
天語森嚴

虞咫尺

諸藩獨不聞且畏乎乃因

秦府嘗試於前

皇上已誤致今

吉府效尤於後

皇上豈容再誤臣職司封駁請得奉
旨從事矣伏乞

聖明念

舊章之當率防倖竇之易滋將

吉府常汶常蔽二罪封傳罪一如部覆
則豈惟見

朝廷無偏無黨之公抑可為

宗藩安分寡過之地也 臣干冒

宸嚴不任悚慄翹延之至緣係監封可已
成例當嚴懇乞

聖明俯從部覆杜倖門以一法守事理未
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具題

二月初一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禮部知道

禮科署科事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奉

旨革選舉人飾詞妄辯大干法紀乞

聖賜重懲永絕倖竇事臣於正月二十八
日入科辦事接得原中順天鄉試今

奉

旨革選為民舉人屠大壯一本為守禮情
真勘明日久沈寃未伸懇

天原情懇懇覆試以廣

聖孝以止

國法以全士節事乘

聖旨該部院知道欽此正讀之不勝駭愕
其後科取士之典我

朝最重凡主考行私士子用倖者法無

赦臣自備員鎖闈每聞朝紳談及戊

子順天科場一事未嘗不扼腕切齒

也當是時主考黃洪憲及同考沈璟

輩以附勢之心遂其罔利之計所中

者非相門之婿則富室之郎或假字
句以通其關節或焚硃卷以掩其對
磨一省臺省部屬諸臣如李汝華高
桂等直據此事而叅者不止一疏如
胡汝寧林祖述等阿徇此事而敗者
不止一人惟是冰山未泮錢神有靈
倖中多人盡從漏網就中尤可恨者
莫有甚於屠大牲也蓋大牲用賄於
黃洪憲與賀學禮等用賄於沈懋孝

同賀學禮等之覆試也在

午門大壯等之覆試也乃在禮部賀學
禮以劣卷被黜太壯以劣卷獨留賀
學禮等之原卷下部大壯等之原卷
存閣神術通天更僕難悉卒使清議
竟盈

國法不伸安得令人無遺恨也後幸周
如綸之疏一救而再覆試之

命又下時大壯自揣文理之不堪也又計

繳倖之難再也不候覆試輒爾踏躐
隨經禮部以規避具叅隨奉

明旨以規避革黜使大壯少知庶耻少知
法紀自當終其身竄伏牖下羞面見
人又胡為乎叩

關強辯耶據其奏詞不過借口親喪耳夫
情法不並仲君親不兩重細查朝臣
聞訃未有不候部文而去者亦未有
不報辭

朝而去者蓋君重則親輕法伸則情屈
禮固然大壯係有罪之人非朝臣
無故之比其進其退可得自由即使
在家提試亦難以守喪不來而况待
試

都門豈容以聞喪徑去僅隔數日胡不
少停則其覲避之情可謂腑肝畢見
矣托言為母而敢於抗

君未見奪情而實以蒸法大壯得以此名

獲附編氓之籍臣以為幸之幸者若
從公坐以賄買罪豈止於一褫縱有
案查非詐喪惡僅免於五逆安得引
孫給事之歸為例而指李御史之案
希脫也嗟嗟大壯之計亦詭矣始也
以行賄而中既也以借勢而免今又
欲餽親喪以復輦金再入鑕刺愈工
百發百中何究何詎是尚知有三尺
哉蓋三尺之法

朝廷所以整飭天下之具也人不得越
於法之內則不敢覬於法之外彼見
近來一二冒籍者之濫復衣冠也而
遂欲破龜之重完彼又見一二敗行
者之蠟躋華要也而遂欲寒灰之再
煇大壯今日復舉則洪憲明日起常
將令狐鼠縱橫

渙汗不定其何以重試典而清

朝路哉伏乞

勅下該部院嚴加覆究明正厥辜無使
門再啓

制典蒙羞無使紀法或撓伏奸復出乃今
日磨礪世風一大機括也臣不任激
切顙望之至緣係奉

旨革退舉人飾詞妄辯大于法紀乞
亟賜重懲永絕倖竇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萬曆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具題初

三日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巡視太倉銀庫禮科等衙門給事中
等官臣楊天民等謹

題為解官作弊乞

賜究治以肅法紀事臣等奉

命巡視太倉銀庫每思

國計重務日切兢兢幸見督陪諸臣出
入公平開防嚴密竊謂弊無由作可
省彈文矣不虞有意外之奸如順天
府武清縣解官張聚及庫役甄松乃

敢於銀錠鑄鉛膠臚納庫者謹據官
為

皇上陳之近詎臣等巡視到倉道該庫奉
本部劄付免發應支各項銀兩其銀
乃武清縣原解到河兩務關稅也錠
底各粘一縣印紙原開有標損不完
者顯露錄底隱匿青色同該庫督主
事周一梧陪庫員外楊坦公同臣等
取視果鑄銀也又別磨數錠無不皆

然隨令燒驗一二每錠流出鉛汁三錢上下不等通查原銀共一百二十餘錠總計漁獵正銀大約三十兩有奇夫詐偽大弊也侵欺大罪也矧

太倉何地

帑金何物乃敢庸奸玩法若此乎但奉
經對審不惟賊數難憑抑且犯情未
悉似不容不提問以正厥辜者也至
於該庫銀匠原為辨認銀之真偽而

設乃當被受之時不能覺察果以印
帖所誤不及致詳耶抑以適同所使
明知故縱耶罪必有歸亦應并究伏
乞

勅下法司將武清縣原解張聚甄松并該
庫銀匠邢釗一并提問務審奸弊的
出何人疏虞有無他故依律

奏擬以示後戒庶法紀既彰而人心知
警言讖察必謹而奸偽不生矣未必於

節藏無小補也臣等不勝翹延待

命之至緣係解官作弊乞

賜究治以肅法紀事理未敢擅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四年二月初五日具題初

七日奉

聖旨着法司提了問

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聖明採納以謹

天戒以圖治安事臣聞之董子曰國家將

有災道之敗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

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信乎

災異之生固天心所以仁愛人主顧

人主應之者何如耳果能悔悟惕厲

應之以實則其與也勃焉若更晏安

怠情應之以文則其亡也忽焉其機
如此胡可不畏茲者

大內火災為變匪細恭奉

聖諭議遣官告

勅自責并詢令行事宜欽此臣仰見

陛下脩省至意竊計一時輔弼大臣及禮

曹條請必將詳切直陳共圖消弭不

謂尚爾忌諱宛轉此正詩人所譏世

濫之流不但上負

陛下抑且孤

皇天降災之意拂萬方望治之心終慙
陛下於何地置

宗社於何所乎竊固不明天人之理但知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自古記之矣為
今之計惟當反其所謂乖者致其所
謂和者幾

天意可回也用是敢披瀝血誠願

皇上垂聽焉二親

郊廟以協神人之和昔孔子謂吾不與祭
如不祭即

祖訓亦云風雲雷雨之神亦不可違官代
祭其在

天地

祖宗又可知也

陛下累年遣代已非慎重大典之意况此
何時也猶然脩遣代之故事乎縱

陛下仁孝由誣亦無由以達恐從此

天地

祖宗益不居歆而譴怒或未已也臣故謂郊廟之享不可不親也一

御朝講以宣政治之和夫古哲王宵旰聽政猶切一日萬幾之慮

陛下靜攝深宮臨御久廢其何以理天下我

太祖嘗曰高居晏樂亦豈不願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壞者天

意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此甚可畏也今

陛下獨不畏乎儻溺安如故切慮堂簾遠
矚上下不交其壅蔽之禍尚可勝言
不敢謂非天意人心去留向背之機
也臣故謂

朝講之御不可不動也一慰

兩宮以藹

庭闈之和夫問安侍膳聖哲芳規

陛下大孝光昭久隆

盛美第靜攝以來即定省儀文已為睽隔
如適者

聖母誕辰

陛下不復如往年一

御朝受賀竊恐

聖母之心未悅而

陛下之心亦有所未安也矧當此火厄震

驚之後其慰安先當辭祭無

庭闈和而天地之和應之矣臣故謂
兩宮之孝不可不隆也一舉

大禮以暢

宗社之和夫太子者宗廟社稷之主也

皇長子

冊立之期當二十一年時

陛下明許少俟二三年舉行今期會已逾
綸音未煥豈所以重

元良而昭

大信耶矧請冠請婚并從留滯竊恐

宗廟社稷之靈亦必有爵邑未安者誠

沛然並舉則

國祚彌昌之道端不外此臣故謂

大禮之行不可不亟也一還忠直以通耳

亦曰目老和夫言官者

朝廷所寄以為耳目者也

陛下不資之為聰為明反厭其為聒為激

往時屏棄既多近時斥逐尤甚人才

難得天意故亦豈所以自為

社稷計乎不及此時

則堪將使譽謬與微謫故曰送

陛下不至孤立于上不止也臣故謂忠直

之當還也一平喜怒以怡性情之和

夫左右近習愚慙易生故孔子謂小

人女子難養固不當使之狎亦不當

使之怨也謝

陛下震威巨測至今人人自危不幾於寡

息乎無論肘腋之間意外當防即

聖懷日觸亦未免動氣傷神甚非所以養
和平之福也 臣故謂喜怒之當平也
一止抄沒以葆

畿輔之和夫抄沒之慘等於上刑

陛下一時震怒固出偶觸至於株連蔓引
旁及無辜此何為也蓋人在撫楚何
所不承任口招攀實非真跡徒使

輦轂之下一時人情洶洶此豈盛世所

宜有哉。惟故謂抄淺之當止也。一減織造以舒蒼赤之和。夫惡衣弊器本帝王美德。矧秦晉吳越之地非殘於兵火則疲於水旱乃

陛下織綺紗緞之織猶不少。緩獨不為民窳財盡。慮乎愁苦嗟嘆之聲。恐天心亦所厭聞。今

陛下縱不能盡罷。亦次當量裁。以答嗷嗷之望。臣故謂織造之宜減也。

陛下欲引咎自責惟此數事為切要之圖

陛下欲祈

天永命惟此數事為昭格之本自古多難
與邦殷憂啓聖皆自一念悔悟中得
之願

陛下無諱闕失而憚於改圖也臣待罪該
科向不能隨事納忠預效徒薪之謀
是臣不職誠無所逃罪然茲亦不敢
泄泄從事而并忘其款款之愚惟

詞題
明省察無忽臣干冒

天威不勝激切戰慄之至緣係直陳修省
之實仰乞

聖明採納以謹

天戒以圖治安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具題

留中

禮科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奏為驟聞母病沾危驚憂欲死仰乞

聖慈俯睿回籍以獲餘生以全微孝事臣
以風塵縣吏蒙

恩授置瑣垣計今既一載餘矣滄埃之報
來仰葵藿之忠正切為堪說列奚敢
乞身第臣有不容已之至情臣遣不
可疑之卷症其勢有不得不為乞歸
計者蓋下自己丑登第以來一言

繫曾未過家臣母七袞哀齡又不願
迎養以此母子各天相懸八載臣心
不死已自難堪且今於四月初一日
接得臣舅家書謂臣母冬杪感嗽歷
春未愈形體日羸醫藥罔效又謂來
禱呻吟之中每望臣歸若欲面訣者
臣觸目傷心魂迷腸斷一號仆地竟
日方甦今雖幸不即死然氣憊不已
寢食都廢已為奄奄待斃人矣及延

醫陳大節等診視俱謂臣積鬱陡驚
病在心膽非藥石能療非旦夕可起
惟有回籍見母或可解憂而延殘喘
不然必無幸矣臣自揣亦然安得不
哀鳴於

君父之前也夫此時掖垣乏人近見刑科
給事中楊士鴻疏乞歸養該吏部以
士鴻母既相從身又無病竟覆留供
歲矣臣非聾聵豈不知自例但臣母

出病家鄉既與士鴻依母任所者不
同臣亦重危朝露又與士鴻本身無
恙者迥異臣生不空祭何忍以劬勞
罔極之學委聽於沉痾臣職匪閑局
豈容以死生未卜之身卧康乎廩祿
貳念交煎心益焦勞病愈頽刻即留
臣備身亦止可於私寓伏枕俟死而
已其於職業何補臣查原任戶科都
給事中侯光春刑科都給事中劉為

捐各曾以親病身病乞歸俱蒙題
准回籍詎理臣今事體正與相同伏乞
勅下吏部查臣別無規托照例覆

請容臣過歸或者臣毋慰倚問之望而衰
病可回臣亦慰瞻雲之恩而感難可
保是皆

聖上再造之恩也異時臣不死之年皆圖
報之日必不難捐糜以仰酬

高厚矣臣情迫詞激無任頓越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

萬曆三十四年四月初四日具奏初

六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吏科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市棍掖璫日移

主聽官愁民怨禍變可憂懇乞

聖心早悟速更以保萬年

宗社事臣待罪瑣聞近依

日月之光伏覩

陛下英斷若神與奸彘跡真所謂千古不

世出之

幸也前此

聖心無欲利孔不開中外宴然孰敢異議
自奸輔張位以開礦之利害揭嘗試
因寵結璫流毒公生遂為禍首臣所
以夙夜躊躇不遑進諫者竊意

陛下神聖必不終為群小所欺或者偶一
試之旋即悟而改耳何期市井無賴
紛然若狂巧中投宿日甚一日

陛下不惟不悟不懼不改更又甚焉今日
聽其奸弁開礦嶺蜀明日聽其奸弁

權稅江湖今日為其中貴草

勅明日為其中貴鑄關防前遠知縣莫崇
堯今并知府吳寶秀亦逮矣前止行
於水陸聚貨之地今并及太原密雲
邊瘠之區矣山川無一處不發掘雞
犬無一處不驚駭官府無一處不寒
心商民無一處不切齒

陛下果真以此為快意事乎臣姑指其不

可之犬者言之重莫

國體區區衛所奴弁何如閣部九列大臣大臣公處一識百言而百不從會推一官屢催而屢不報獨此輩言無留贖人皆坐差孰孰重孰輕倒置若此似非所以重

國體也公莫公極

國用借口

大工幾曾有錫銖用之於營繕借口東討幾曾有毫忽用之於轉輸外進內收

掩誰耳目藏之囊篋下同匹夫化
所以公

國用也罪莫大於顯欺

君父此輩漫天說謊徧地栽殃淮上餘藍
盡屬烏有蒲東竒寶悉是空山猶食
狗徒黃旗招搖於道路一以帶十十
以帶百如虎傳翼飛而食人私剝者
不啻萬千進

上者僅分一二戲弄玩侮傳笑四方縱加

三尺之誅尚有餘恨

陛下柰何貪其小利而忘其大罪乎禍莫
大於結怨臣民蓋利者天地之所最
忌亦細民之所必爭閭左爭寸布一
錢不難白刃相向况君實生我寧堪
殺我以生哉故自古善理財之臣如
桑弘羊劉宴皆始博能名終受奇禍
今此輩依憑城社蠹
國肥家海內之人無不欲食其肉而寢

處其皮異日得禍亦何足惜獨念守
令遠於獄而臣心離商賈剝於塗而
民心離臣民離心非

國之福嗷嗷景象何變不生萬一草野
奸雄乘之而起揭竿斬木舉國雲從
土崩瓦解之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矣
此時雖亦禍

國群奸之族亦何救於危亂哉臣誠恐
陛下二十七年載統牽題德一旦為群小累

祖宗百戰艱難之業一旦為群小侯之
世宗也

陛下三思臣言亟罷礦稅之使亟正原奏
官民之罪

下詔更始以謝蒼生庶民心不搖

皇圖可固矣臣心忠語懇不知忌諱惟

陛下垂察天下幸甚臣愚幸甚緣依市棍

掖階日移

主職言愁民怨禍變可愛懇乞

望心早悟速更以保萬年
宗社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三月初三日具題
留中